

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編 張繼禹

冊主編 李遠國

中華道藏

第一八冊

華夏出版社

目錄

001 太清金液神丹經	一
002 太清金液神氣經	一九
003 太清經天師口訣	三一
004 太清經斷穀法	三七
005 太清石壁記	四二
006 上清九真中經內訣	五七
007 上清經真丹秘訣	五九
008 靈寶衆真丹訣	六二
009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	六八
010 太極真人雜丹藥方	七一
011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	七六
012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	一四七
013 抱朴子神仙金鈞經	一五八
014 神仙服餌丹石行藥法	一七〇
015 神仙養生祕術	一八一
016 通玄祕術	一八七
017 靈飛散傳信錄	一九五
018 玄霜掌上錄	一九八
019 懸解錄	一九九

020 雁門公妙解錄	二〇三
021 神仙服食靈草菖蒲丸方傳	二〇六
022 太上肘後玉經方	二〇八
023 蓬萊山西竈還丹歌	二一〇
024 白雲仙人靈草歌	二二八
025 種芝草法	二三五
026 純陽呂真人藥石製	二三七
027 軒轅黃帝水經藥法	二四一
028 三十六水法	二四七
029 參同契五相類祕要	二五一
030 陰真君金石五相類	二五四
031 金石簿五九數訣	二七〇
032 石藥爾雅	二七四
033 丹方鑑源	二八一
034 玄和子十二月卦金訣	二八七
035 天皇太一神律避穢經	二九〇
036 神仙鍊丹點鑄三元寶照法	二九一
037 魏伯陽七返丹砂訣	二九五
038 大洞鍊真寶經妙訣	二九八
039 太上衛靈神化九轉丹砂法	三一四
040 九轉靈砂大丹	三一七
041 九轉青金靈砂丹	三二二
042 陰陽九轉成紫金點化還丹訣	三二四

043 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	三二六	066 通幽訣	六〇五
044 靈砂大丹秘訣	三三三	067 紅鉛入黑鉛訣	六一六
045 九轉靈砂大丹資聖玄經	三四一	068 玉清內書	六一九
046 張真人金石靈砂論	三四五	069 還丹肘後訣	六二七
047 太古土兌經	三四九	070 太清修丹秘訣	六四四
048 感氣十六轉金丹	三五九	071 太白經	六四七
049 諸家神品丹法	三六三	072 元陽子金液集	六五一
050 鉛汞甲庚至寶集成	三九八	073 還丹歌訣	六五七
051 丹房奧論	四二九	074 還丹金液歌註	六六七
052 指歸集	四三六	075 陶真人內丹賦	六七一
053 丹房須知	四四一	076 金丹賦	六七八
054 漁莊邂逅錄	四四六	077 還金述	六九五
055 碧玉朱砂寒林玉樹匱	四五〇	078 大丹篇	六九八
056 金華玉液大丹	四五三	079 金液還丹百問訣	七〇二
057 金華冲碧丹經秘旨	四六〇	080 海客論	七一五
058 庚道集	四七〇	081 太上日月混元經	七二五
059 大丹記	五四六	082 金丹真一論	七二六
060 大丹鉛汞論	五四九	083 還丹衆仙論	七三四
061 修鍊大丹要旨	五五三	084 修丹妙用至理論	七四三
062 龍虎還丹訣(金陵子)	五六七	085 上洞心丹經訣	七四七
063 龍虎還丹訣頌	五八八	086 先天玄妙玉女太上聖母資傳仙道	七六四
064 龍虎元旨	五九五	087 太清玉碑子	七六八
065 龍虎還丹訣(李真人)	五九九	088 大丹問答	七七三

089	金木萬靈論	七七五
090	太極左仙公說神符經	七七七
091	稚川真人校證術	七八〇
092	真元妙道要略	七八四
093	修真歷驗鈔圖	七九二

001 太清金液神丹經

經名：太清金液神丹經。原題張道陵、陰長生、抱朴子等撰述。約出於東晉南朝。言外丹黃白術，兼涉行氣守一。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衆術類。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

正一天師張道陵序

夫玄虛之號，既不知其名，而字之曰道。道之爲言，猶覺悟也。有一夕之寢者，則有一旦之覺矣。且論大夢，然後有大寤。覺夢之極，其可略言乎。戀生謂之弱喪，欣死謂之樂無。樂無所樂，有不足有。有戀則甚惑，樂無亦未達，達觀兼忘，同歸於玄。既曰兼忘，又忘其所忘，心智泯於有無，神精

凝於重玄，此窮理盡性者之所體也。

猶陶埏之士，潛爲不疾之塗，寂然以應萬感之求，散迹以乘幽明之微，故不可成之於一象，徵之於一名也。皇王之號，已不一矣。道與堯孔，奚所疑哉。直教有內外，故理有深淺耳。求之形骸，則有鱗身四乳，重瞳彩眉之異。縉雲生而能言，坐朝百靈，享國征伐，則乘雲氣而驅虎豹，厭世昇遐，則御飛龍而落六合。顧視赤縣之內，爭讓俯仰之事，擾擾乎，不猶嬰兒戲於一庭哉。復有懸枕空同之上，無慮之客，順風而從之，相與談乎，營神之道，此大經世治亂之言，則有精粗。賓實之間，髣髴其戶牖，未究其房奧矣。若夫神化之趣，要妙之言，無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已備載於玄宗，非一毫之所宣也。

老君者，亦復暢其玄虛，紀其道者也。其神德之狀，感興所由。所以制經設教，紀載異聞，彌綸道俗，剖判三極，先大明逆順，然後蕩以兼忘。盛稱有德，然統之以無。待利用出入，羣生

莫見其端。百姓日用常善，不知所由。此其所權，見於清明，而爲萬物津梁者也。其道經焉，其德經焉，推宗明本，窮玄極妙，總衆枝以真根，攝萬條於一要，緬然而不絕矣。光而不耀，既洞明於至道，又俯弘於世教。其爲辭也。深而不淡，遠而可味，磊落高宗，恢廓宏致，煒寂觀三一之樂，標鏡營六九之位，閉氣長息，以爭三辰之年。胎養五物，以要靈真之致。冷若惠風之叩瓊林，煥若辰景之曄寶肆。其叙事也，廣大悉備，曲成無遺。初若森聳，終則希夷。陶群象於玄鑪，領萬殊於一歸。其取類也，辯而不枝，博而不雜，若微而顯，若乖而合，恢詭喪奇於大方，幽隔忘異而自納。大哉妙唱，可謂神矣。言理之極，弗可尚也。

至於金丹之功，玄神洞高，冥體幽變，龍化靈照。其哈枯絕者反生，挹生氣者年遼，登景漢以凌邁，遊雲嶺以逍遙，至乃面身玉光，生育奇毛，吐水漱火，無翻而飛，分形萬變，恣意所爲。塞江川不以覆簾，破山梁不煩斧斤，叱

叱則雲雨翳冥，指麾則叢林可移，其神難紀，其妙叵遺，大哉靈要，不可具述。道陵後生不達，未接高會，漂浪無涯，遂迄千載，神師秉柅，拯我險津，越自困蒙，仰閱玄路坦然，無關而不可開。非不可開，弗能開矣。諸弟子密視玄根，攬枝其鍵鑰焉。

弟子趙昇、王長，乃顧景撫心，慨愧交集，靈鑒罔極，乃遭淵人玄朗。內鏡卓然，先拔鑽研所通。殆則上聖之奧，側聞其義，輒傍以爲解。復變其管闕志諸所見。標較高旨，而斟酌之爲注焉。

叙云：先大明逆順，然後蕩以兼忘者，爲人攝生耳。違生則逆，養生則順。得順者則不安其逆，得逆者則不詳其順，是謂死生之途理異，得一之限，兼忘之忘，各忘其所忘，猶井魚不樂爲海鱗，林獸不願爲牛馬，各受生而別，天稟異自隔也。

叙云：盛稱有德，然後統以無待者，是老君行氣導引，噓吸太和之液也。盛稱吸必得氣，統虛微而吐納，津

塗滑利，無待無害，出玄入玄，呼吸無間，具有身神，不使去人也。

叙云：利用出入群生，莫見其端，百姓日用常善，不知所由，此其權見於清明，而爲萬物津梁也。夫利用者神氣也。神氣日爲尸骸之用，而群生莫識神氣之端。神氣日爲四體之用，而愚俗不知須神氣而生。人不可須臾無氣，而不可俯仰失神。失神則五藏潰壞，失氣則顛蹙而亡。尸得氣則生，骸得氣則全。氣之與神，相隨而行。神之與氣，常相宗爲強。神去則氣亡，氣逝則身喪。百姓皆知畏死而樂生，而不知生活之功在於神氣。是以數凶其心，而犯其氣，屢淫其神，而凋其命，不愛其靜，而不守其真者，固不免於殤殘。既莫期年壽，更爲權見於清明。清明者，日月之光也。既權睹日月而長流，而莫不生禍跡於萬物。萬物微其有得失之咎，而後生必有津梁之闕。其禍必兆，其對互生。明人不可以不惜精守氣，以要久延之視。和愛育物，以爲枝葉之福矣。

叙云：煒寂觀三一之樂，標鏡營六九之位。閉虛長息，以爭三辰之年。胎養五物，以要靈真之致。夫三一者，腦心臍三處也。上一泥丸君在頭中，中一絳宮君在心中，下一丹田君在臍中，存之則煒燁於三府，忽之則幽寂於一身，好生者存之爲樂，亡身者廢之爲歡，是故煒燁寂觀三一之樂矣。

按仙經云：子欲長生，三一當明。道正在於此。從夜半至日中爲生氣，日中至夜半爲死氣。常以生氣時正偃卧，冥目，握固，閉氣息於心中，數至二百，乃口吐之，日日增數。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閉氣數至二百五十，即絳宮神守，泥丸常滿，丹田充盛。數至三百，華蓋明，耳目聰，舉身無病，邪氣不復干，玉女來爲使，令長生無極也，標鏡營六九之位也。六謂吐納御於六氣，九者九丹之品號。太真王夫人已具記之焉。

老君云：從朝至暮，常習不息，即長生也。凡行氣法者，內氣有一，吐氣有六也。云內氣一者，謂吸也。吐氣

者，謂吹呵嘻呬，皆出氣也。凡人之息，一呼一吸。夫欲爲長，息宜長也。息氣之法，時寒可吹，時溫可呼，吹以去寒，呵以去熱，嘻以去病，又以去風，呬以去煩，又以下氣，噓以散滯，呬以解極。凡人極者，則多噓呬。道家行氣不欲噓呬，噓呬者長息之忘。能適六氣，位爲天仙。營自然神氣者，謂標挹九丹之位也，謂之鏡。鏡標在於丹經氣存，年命遐而不墜矣。

叙云：閉噓長息，以爭三辰之年者，此言皆行氣也。夫行氣之法，先安其身，去諸忿怒，寫諸愁憂，而和其氣，不與意爭。若不和且止。須體和乃爲之，常守勿倦。氣至則形安，形安則和息，和息則清氣來至，清氣來至則自覺長息，形熱則虛口閉中而自甘香，滋液既多，五藏長存，長存則壽與天地三光比年矣。胎養五物，以要靈真之致者，又是胎食導養也。胎食之法，平旦漱口中之水而嚥，取飽而已，亦長生也。既飽而生，則五藏自靈，靈真之致，意在於此。仙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

子能修之可長存。口爲玉池太和官，液爲清水美且鮮。所謂飲食自然者也。

夫養生者，唯氣與丹。經叙婉妙，幽而難論。昔聞師教，今述之焉。至於空同之辭叙，明道德玄真，且已陳之於既往，非須用之要，言固不煩，復一二注別其事，而勞費兼宣也，將來有道其營之矣。

治六一泥，用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至佳。

發丹火良日，甲申、乙巳、乙卯。凡作丹忌日，春戊辰、己巳、夏丁巳、戊申、壬辰、己未、秋戊戌、辛亥、庚子、戊寅、壬戌、己卯、癸酉，及月殺、反支、干、孟仲季，月收閉丙戌、丁亥、壬戌、癸亥、辛巳，月建諸晦朔，上朔八魁往亡日，皆凶不成。市丹神藥，當於德地坐立，勿爭貴賤，當以收執日。以子丑日沐浴，先齋潔七日，乃市具真物神丹，成以羅繡囊，或金筒盛之。合神藥時，始當用甲子開除日，先齋三七日，乃爲之合藥，不過二人至三人，務當加

精，勿入喪汙家。欲飛藥時，勿令愚人婦女小兒及喪汙人見也，及嫉妒多口之人。若不信道，勿使聞知見之，使藥不成，精神飛去。欲得在山林石室、幽靜避隱無人之地，不欲聞犬吠人聲。又忌見死傷人血，慎之。既神藥常當獨居一室中，神仙玉女侍官來往，必敬之。神丹常帶肘後，唯每修身，謹戒爲上。

合藥時當用甲子，得開除日益佳。常燒香齋三七日，初齋一七日，竟夜時當在。欲安釜間作壇，祭太一高上真神，用清酒二斛，黃梁米、白粳米三斛，各取二斗炊之，大乾棗二斗，梨三斗，鹽豉各五斗，香十斤，柑橘諸餅果甚善，北方無柑橘不得者止也。淨席四枚，以施祭。潔盤九枚，杯子八十一枚，無杯者大形甌子亦可用。用訖，通燒席及盤也。祭如祭天地神祇，罇杓自副，羅列諸物，著一席上，於祭座前，安著合丹諸藥葷耳。

主人新浣淨衣，束帶，用香火九鑪，令烟交合，九盤各安一香火也。自

稱下土大道民某甲九再拜再拜，輒自稱如初，合十八拜也。畢請神，令聲聞十步之間，立日請九天真王、三天真皇、高皇太上君、高皇君、太上君、太帝君、九天三老君、三天三老君、太上真人、太上地真、靈真玉女、九氣丈人、九老仙都君、太清仙王、天真太一君、地真太一君、都官太一君、中官太一君、天仙太一君、地仙太一君、太一玉童、太一玉女、黃羅紫明二郎、黃羅紫明二夫人、華蓋火光使君、九光丈人、丹朱祖宗南上之精君。並閉天門，乘雲輦下臨某甲座席，某甲九拜，九叩頭，九自搏，長跪。乃更下聲徐徐曰：以今某年歲月日，某郡縣鄉里號姓名字年若干，謹上請九天三天高上聖神於某山。

又小徐徐良久曰：某實不知天地始有以來，不知某始祖姓生根本，又不知出何姓之後，不知生出禽獸泉魚飛走之類，不知胡羌夷狄本鮮卑閑狄，亦不知某出何面而生，不知南八蠻西六戎北五狄東九夷，不知從何方面出互相習生傳相養，而殃罪無數，謫罰無竟，

至令七世七祖父母爲罪，五祖三曾爲罪，及祖父母父母爲罪，乘先世無數之殃。或謫在地獄，負撻山石，赴諸河伯，天地水三官治銅拔舌，校諸滄流，考負魂魄，啗棘燒頭，鐵礪其背，生死之過，謫罰罪殃，犯咎萬端。

乞願九天三天高皇太一諸君丈人，爲某除七世以來所犯殃謫，乞得解除。下及某身歷劫以來，無狀之罪，萬死之罪，萬死之過，一切原除。乞見太平，得睹真聖之主。分別求哀，因起九叩頭，九自搏。訖重上酒，又跪曰：某少好長生，希慕靈仙，昔受先師某甲金液之方，今按良年吉月令時作合，未敢專，輒謹先施呈。

伏願太上老君、太和君、天明神仙、玄女素女、青腰玉女，下共成之。諸太一君、諸太一玉女，臨監共視黃紫蓋之下。伏乞藥無縱無橫，無飛無颺。便隨手變化，黃白悉成，飛騰紫宮，命長億千，位爲真人，和合神氣華精，玄黃分天之氣，太一身爲扶將，玉女常爲侍傍，諸君丈人削某死罪之錄，度著命

門。

又起九拜，九叩頭，九自搏，又上酒益香。良久，又跪曰：今在某山穴之中，合作神丹，願得役使鬼神，驅御虎豹，乘駕虬龍，山精萬邪，皆見敬畏，受其節度，盡見防護。令其所向摩滅，金石爲開。并乞符五嶽名山神君真人，通見防衛。令某分形展轉，長生久視。

又禮九拜，九叩頭，九自搏，所陳訖，其餘復宜所陳，道私陰之罪，求乞哀宥乞除者，隨意可否也。既言畢所，可小下罇酒及好香果輩，自賜於真王之前，飲酒，皆九拜也。先謹請時，使合丹一二人，避祭所隱處三十步許，皆令蠟封其耳也。若弟子與師合丹，當對服者，亦令避之，兼不塞耳也。夫合丹自各受方，別作異祭，初不合同也。既某甲所言，及飲食之須，乃命一二人來受福。受福訖，良久復遣使還住處，乃當送神也。

若有佩五嶽真形圖者，別立一座著下面，并祭之，但口請之，不用文，無者止。又以所佩著祭席上。又先日亦

當存五嶽衛神，令各攝勅地靈，掃灑山川，不得有乳虎產獸污穢之蟲，百邪之物，在今郊境。以待天真也。以所佩帶圖定意祝之，又呼一二人來受福，開其人耳，受福還去，亦勿又塞之。祭都訖，送神隱向欲曉也。更加初請時，但事事益言，枉屈某神真人。畢，又再九拜，九叩頭，自搏也。其夕祭時，必有光景，山震之聲，雲雷之音，及玄雲四合，或大霧彌林，是天地之靈降於大祭也，亦無不爾者。

然既已吉日齋合神丹，宜索大巖室足容部分處。若無巖室，及可於四山之內，叢林之中，無人迹處，作屋長四五丈，密障蔽施籬落，令峻避天雨，皆施祭於屋下。若發火之後遇雨者，可預作行屋障蔽之，令易拆雨輒施之。年中自有多水雨之年，山高林深，又常餘雲，自少功力不辦立雨屋，便都止於住巖屋下，亦好乃便，亦無視天之憂也。又欲得近水處，無水則難為汲掇。若常近山洞之所，祭神及鍊丹處，常令本家子弟，廣羅撫宣，喻彼山有行者，

勿得近所止，乃良。臨用乃取壇內所須之物，此等預將入山居也。是齋七日，便各取其所須之物著壇中，以絳九尺覆著壇上。燒香再拜，向壇時加子初施祭，乃用其物，以絳安祭席後座處，其日主人助共辦，自取名香而上之，祭食不得分佗，人唯同齋合丹者，可共以為挾糧祭果獻，生熟多少，施安斟酌，唯隨人意裁量取潔而已。若弟子共作丹，則饌合祭，至於座席杯盤，俱是同耳。

六一泥可共，當大作土釜，凡十斤丹砂，五斤雄黃，五斤雌黃，為一劑也。土釜中可容百斤合共，則人數如先不過三人，其祭饌必多。多饌又不消泄，可作乾糧與人，須丹成以出，令家中子弟輩齋三日，乃將食之也。泄者不須以出祭，明日旦又須齋。甲申日發火於釜下，弟子共合，則宜各齋。各齋中或宜出取祭物，還當解淹更浴，乃止其奴，使非合者，雖不令同齋，亦宜禁忌出入。當得溫吉良謹之人，還俱解淹矣。若無真形官屬，祭日則使符籙中

神人吏兵，驅却乳虎穢獸之輩。無籙使六甲直符，隨先所領部也，常心使存之。歌曰：

金液丹華是天經，泰清神仙諒分明。當立精誠乃可營，玩之不休必長生。六一合和相須成，黃金鮮光入華池。名曰金液生羽衣，千變萬化無不宜。雲華龍膏有八威，却辟衆精與魑魅。津入朱兒乃騰飛，所有奉祠丑未衰。受我神言宜見迎，九老九炁相扶持。千年之鳥水人亡，用汝求生又所獲。太上景電必來降，玄氣徘徊為我用。委帛檐檐相繾綣，使汝畫一金玉斷。弗尊強趣命必隕，神言之教勿笑弄。受經佩身焉可放，乘雲豁豁常如夢。雄雌之黃養三宮，泥丸真人自溢充。絳府赤子駕玄龍，丹田君侯常豐隆。三神並悅身不窮，勿使霜華得上通。鬱勃九色在釜中，玄黃流精隱幽林。和合陰陽可飛沈，飛則九天沈無深。丹華黃輕必成金，水銀鉛錫謂楚皇。河上姪女御神龍，流珠之英能延年。華蓋神水乃億千，雲液踴躍成雪霜。

挹而東拜存真王，陵爲山稱陽爲丹。子含午精明斑璉，是用月氣日中官。明朗燭夜永長安，天地爭期遂盤桓。傳汝親我無禍患，不相營濟殃乃延。冥都書罪自相言，生死父母何其冤。爲子禍上考不全，祭書置廢千明宣。玄水玉液朱鳥見，終日用之故不遍。山林石室身自鍊，反汝白髮童子嚙。太和自然不知老，天鼓叩鳴響懷抱。天中之山似頭腦，玉酒競流可大飽。但用挹焉仍壽老，千年一劑謂究竟。丹文玉盛務從敬，見我外旨已除病。何況神經不延命，禍入泄門福入密。科有天禁不可抑，華精菴藹化仙人。連城大壁逾更堅，長生由是不用牽。子將不信命九淵，祕思要之飛青天。

此《太清金液神丹經》文，本上古書，不可解，陰君作漢字顯出之，合有五百四字。

作六一泥法：礬石，戎鹽，鹵鹹，礬石，四物分等，燒之二十日止。復取左顧牡蠣、赤石脂、滑石，凡七物分等，視土釜大小自在令足，以泥土釜耳，合

治萬杵。訖置鐵器中，猛下火九日九夜，藥正赤，復治萬杵，下細篩，和以醇醖苦酒，令如泥，名曰六一泥。取兩赤土釜，隨人作多少，定其釜大小，以六一泥塗兩土釜表裏，皆令厚三分，日中曝之十日，期令乾燥。復取水銀九斤，鉛一斤，置土釜中，猛其火，從旦至日下晡，水銀鉛精俱出如黃金，名曰玄黃，一名飛輕，一名飛流。取好胡粉，鐵器中火熬之如金色，與玄黃等分，和以左味，治萬杵令如泥。復更以塗中上下兩釜內外，各令厚三分，曝之十日，期乾，無令燥拆，輒以泥隨手護之。取越丹砂十斤，雄黃五斤，雌黃五斤，合治下篩作之，隨人多少，下可五斤，上可百斤，納土釜中，以六一泥密塗其際，令厚三分，曝之十日。又擣白瓦屑下細篩，又以苦酒、雄黃、牡蠣一斤，合擣二萬杵，令如泥。更泥固濟上，令厚三分，曝之十日，又燥入火便拆，拆半髮者，神精去飛。若有細拆，更以六一泥塗之。密視之。先以釜置鐵鑊上，令安，便以馬屎燒釜四邊去五寸，然之

九日九夜，無馬屎，稻米糠可用。又以火附九日九夜，當釜下九日九夜。又以火擁釜半腹，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藥成也。寒之一日，發視丹砂當飛著上釜，如奔月墜星，雲繡九色，霜流焯燁。又如凝霜積雪，劍芒翠光，玄華八暢，羅光紛紜，其氣似紫華之見太陽，其色似青天之映景雲，重樓婉綖，英彩繁宛。乃取三年赤雄雞羽掃取之，名曰金液之華。若不成者，更燒如前法。又三十六日，合七十二日，無理不成也。要節通火令以時，不可冷熱不均，則三十六日而成，不復重燒之也。釜拆則無神，服之無益。泥之小令出三分，乃佳。又覺猛其火，增損之以意度耳。

平旦澡浴薰衣，東向再拜，心存天真靈官諸君，因長跪服，如黍粟復漸小豆，上士七日登仙，下士七十日昇仙，愚民無知，一年乃仙耳。若心至誠竭，齋盛理盡，其旦服如三刀圭，立飛仙矣。但道士恐懼，或慮不精，便敢自服三刀圭耳，即看神丹烈驗。初服三刀

主，皆暫死半日許乃生，如眠覺狀也。既生後，但復服如前粟米之法，知其賢愚之日限也。已死者未三日，以神丹如小豆一粒，發口含服，立活。

先以一銖神丹，投水銀一斤，合火即成黃金，不可服。當急火之，以金打成筒盛丹。丹經以繡囊裹之。先淨潔作苦酒令醱，不醱不可用也。既成清澄，令得一斛。更以器著清涼處，封泥密蓋泥器四面，使通市半寸許，以古秤秤黃金九兩，置苦酒百日，可發以和六一泥之用，名金液也。金在醱中過三七日，皆軟如餌，屈伸隨人，其精液皆入醱中，成神氣也。百日欲出金，先取冷石三兩擣爲屑，以絞三斗冷水，徐徐出金，清之一宿，金復如故。初發器中取金，勿手撓之，則金軟碎壞。若無金者，亦可借用。若土釜大則醱多，不限之一斛也。又隨醱多少。或減損金兩數也。丹砂，雄黃，雌黃，先擣下重絹篩治令和合，且著密器中。又令器上口如火也。又取雲母粉二十斤，擣下細篩，布於地令上見天，以穿中。桑葉

十斤，布著雲母上，酉時以清水三斗，灑桑葉上。既畢，冥出丹砂，露器於桑葉上，發其蓋隱，彰日欲出，還丹砂蓋，內於室中。別以席覆桑葉於地。如此七日，從甲子齋日，如訖辛未日旦，於是黃龍雲母液，盡入丹砂中，天雨屋下爲之露丹砂，當每謹視護，或恐蟲物穢犯之。夕夕反側丹砂，令更見天日。訖，又治一萬杵，閉鑊。須甲申日俱內土釜中筒容令平正，勿手抑之令急，急則難飛。

祭受之法，用好清酒一斗八升，千年沈一斤，乃沈香也。水人三頭，雞頭也。皆令如法者。若用之治，取米令淨潔，其米或蒸或煮之，隨意。用三盤，盤用三盃，餘內別盤盛座，左右燒三鑪香火，通共一座，令西北向，主人齋七日或三日。三日訖，施祭，祭在子時。著新潔衣服，三再拜，謹請九天真皇，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太上真人，虛无丈人真官，太丹玉女，天一君王，中黃夫人。

凡九皇真神，下降某郡鄉里某甲室

中，因又三再拜，三叩頭，三自搏。曰：今日吉辰齋志，奉迎太上諸君丈人，乞蒙停住華輦，憩駕須臾。因重上香酒，又三再拜。良久而跪，某以胎生肉人，枯骨子孫，久淪愚俗，積聚罪考，禍咎深重，愆過山嶽。唯乞太上解脫三尸，令百厄除解。今奉屬太上道君，永爲臣民。常思清虛，以正穢身。恩遇因緣，得開玄路。即日受先師張某金液之經，披省妙祭，蕭然反生。乃知天尊靈貴，非世尸所陳，豈某頑朴可得希聞。是不敢輕祕，故祀啓天神至尊，一書委帛，以傳之誓已備，如本法輒抱佩，永年無泄。唯願太上大道諸君丈人，當扶某一身，使享壽延年，所向諧會，早得從心，神藥速辦，栖逃山林。別告祈高上諸皇，以合丹液之英，依傳授之科，敬受師節度。

言畢矣，又九叩頭，九自搏。令徐徐聲纔出，若不能諷誦本呪文，可執卷讀之也。又重上香酒，畢送神，起立稽首，曰：上煩九天真王。又一拜起曰：上煩三天真皇。又一拜起曰：上

煩虛無丈人。又一拜曰：上煩真官太丹玉女。又一拜，起曰：上煩中黃夫人。又一拜，起。

凡拜祭訖，其食不得與俗人食之。

以寫經紙墨筆硯，別著祭左右，并啓白之曰：今以此紙寫丹經，乞願常無毀。則又祭盤，當用生薑各三兩著盤上，三盤合九兩也。其餘甘果珍肴，隨心所增損耳，亦無從厚也。家貧以此爲限也。明日所不解者，當一二口訣，求解釋之也。祭時勿令俗人近其房室，屏之爲佳。無戎鹽者，河東大鹽可用。無鹵鹹者，取好清酒微火煎之，令如飴糖之堅者，然後令與礬石、礬石等分而用之。此二物不可得，而當代之耳。直自不及真物之堅密也。但當小厚其泥也。以此代之者，是窮極也。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中

長生陰真人撰

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翱翔登天丘。黃赤之物成須臾，當得雌雄紛亂殊。可以騰變致行厨，靈人玉女我爲夫。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沈浮，汝其震敬必來游。

凡六十三字，本亦古書難了，陰君顯之，作金液還丹之道。其方用大銅筩，開孔廣二寸半，令筩厚四分，高九寸，用二枚。其以一枚爲蓋，蓋高五寸也。治熟礬石一斤，鉛丹半斤。夫礬石先以火燒二十日，擣萬杵，又入鐵器中，猛火九日九夜，復萬杵下細篩，調之以淳苦酒，和之如泥，塗銅筩裏，令上下俱厚四分，是第一塗也。修之法即復，當以雄黃雌黃之精，以醇醢和復，塗兩筩裏，令厚半分，此第二塗也。第三次雪霜也，其上筩蓋，亦如下筩法塗之，內霜雪不滿寸半，已內霜雪中，以上筩蓋之，輒代赭瓦屑，如之以塗其

會牢，塗之無令泄，泄則華灼飛去。已復塗之，宜於陰燭潔處，令其大乾，置於蘆葦火馬通火中央，作鐵鑊堅安之筩，令去地高三寸，糠火亦佳也。火前後左右去筩皆三寸，不可不審詳精占之也。如是後至十日，更近左右前後各二寸。如是二十日，復更近火去筩一寸。如是至三十日，左右前後，火乃四面集之，至於筩下，令半筩復如此。至後五十日，名之曰黃金。黃金者，此中神藥，可以成黃金也。如是又火二十日，合七十日，藥成名曰赤金，所謂赤金者，此中神藥可成赤金也。名曰金液還丹。即欲作黃金，取還丹一銖，置一斤鉛中，即成真金矣。亦可先納鉛於器中，先火爲水，乃納刀圭赤藥於其器中，臨而觀之，五色輝華紫雲，亂映蓊鬱，玄黃無定，若仰看景雲之集也，名曰紫金，道之妙矣。其蓋上紫霜，名曰神丹。

服食以龍膏澤及棗膏和之，丸如大豆，平旦以井華水服之，日一丸。七十日，六丁六甲諸神仙玉女，皆來朝之

侍左右，前後導引。服百日，恍惚往來無間，出入移時至矣。百五十日，玉女皆謁侍，旦夕爲其侍，易形如真玉之色，得變化自在，常見按摩，致諸行厨之寶物也。金主爲肌肉，還丹主爲血脉，主致神上下無極，出入無間，得與日月神相見。

又旦當漱華池玉漿，使常飽溢。瓊漿口中液也。玉漿主爲骨髓筋骨肉，益人精氣上升，不勞不倦，長生久視。龍膏澤者，桑上露也。露著桑葉上，平旦綿拭取之，煮大乾棗，取上清汁合駕羊髓分等，煎以爲棗膏。亦可長服，令人填滿有美色。銅箔亦可大作。向者所作寸數，是其還丹之一劑耳，增損隨宜也。作棗膏法，一劑用三斗大乾棗，六斗水煮之令棗爛，又納三斗水，又煮沸，合用九斗水，絞去滓清澄之，令得三斗，乃納駕羊髓六斗投汁中，微火更煎，如飴狀止。無駕羊髓者，駕羊膏亦可用。

取雄黃雌黃精法

雄黃雌黃各一斤，細擣治萬杵，一

篩得所，用六一泥固土釜，以著其中，上下合之。即取新燒瓦屑，合并和泥釜固濟，無令泄氣。曝令燥坼，又泥之。次以葦薪火，三日三夕燒釜底及左右也。或精華上著如霜雪，即成矣。若甯大，亦可作取釜蓋上精霜雪者用之。

作霜雪法

取曾青、礬石、石硫黃、戎鹽、凝水石、代赭、水銀，分等七物，合治萬杵，不須篩也。以醇醢和之，令浥浥剛渾自適。即置土釜中，封泥皆如泥神丹土釜法。又以代赭，白瓦屑塗固濟，不可令泄也，事事如封前者無異。以葦火炊其下及左右，四日四夜少猛之，神華霜雪上著，以三歲雄雞羽掃之，名曰霜雪。可加丹砂雄雌黃三種，並與前分等合爲十種也，名曰金華凝霜雪，如此還丹之道畢矣。還丹不先祭作不成，當齋三日，以清酒五斗，白脯一十斤，祠竈神矣。銅箔用蘆葦者，是天馬極當用葦耳。要宜須馬通火也，葦火自難將視。至於燒雄雌黃之精，及燒

霜雪，自宜用葦火，不與銅箔火同也。金華凝精霜止可服，使人不死耳。非是霜雪，不中納著銅箔中用也。霜雪所用曾青、戎鹽、凝水石皆貴藥，不可用交代，非真則藥不成也。太清金液神丹，凡五百七十六字，句凡七字。金液凡五百四字，還丹凡六十三字。

鄭君曰：夫仙人飛沈靈驗難論，實非凡庸可得闕闕。自丹經神化者，著在實驗，是故天尊貴人隱祕此道。夫真諦二事不相離，愚人不反迷，故見示之高遠。然達者亦奚不以方寸知之，故見祕其文，爲不達者耳，其智豈論耶經。非有求仙之志，固不授也。是以太真夫人猶語馬君云：與安期相隨少久，其術可得而傳。如淺希近求，則房戶閉堅，真人尚寶惜如此，豈是下流所宜豫哉。

陰君善書數通，封付五嶽。若好道之人，能潛身山林，精仰至味，其能久於其道者，神仙自當開發石笈，顯然而示之。自非從彼慕道次第，於是丹經祕要，便永藏峻岫矣。馬、陰二君，

何但仙人而已。至於觀察緯度，知國存亡，審運命之盛衰，驗未然之必然，覆生民之大慈，作群方以定物名，始接聖齊光，玄照萬品，可謂朗矣，可謂神矣。

弟子昔聞得道真人傳說，所言往往稱歎。教其實鍊，乃異人同辭，豈可令清真之音墜而不書乎。故書二君神光見世之言，自漢靈以來稱說故事，附于丹經，記載之焉。諸有道者，可攬以進志也。

弟子葛洪曰：晉太興元年歲在戊寅十月六日，前南海太守鮑靚向洪曰：其年八月二十二日，靚游於都，當暫還江，乘馬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相逢於建康蔣山北道，俱行數里。靚學道占觀氣候，兼通道術，多能者也。見此人步行徐徐，而實輕速。靚乘馬奔走纔及，相追漸遠，意怪在其迅速不凡。

因問曰：君欲何之，行甚疾也。相觀步遲而實速。似有道者行乎。此人乃止，曰：吾所謂仙人陰長生者也。

太上見使到赤城。君似有心，故得見我耳。

靚飽綜道書，自知古有陰君得仙，此必是矣。即下馬向拜，問訊寒溫，未及他有所陳。

陰君曰：此處當復十年，必有交兵大亂，流血膏野。君亦何爲於此間，索生活哉。言語移時，良久乃別。告鮑氏曰：君慕道雖久，而精之甚近，而年已耄矣。佳匠最之，吾相看亦當得度世耳。夫仙法老得道者，尸解爲上。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

靚請問曰：尸解用刀，刀自傷耶。

陰君曰：不如君言。言刀尸解者，以刀代身爲人，緣以著棺中，以絕子孫之情，斷世俗之路也。以太上玄陰生符，書刀刃左右傳之，以神丹爲筆，須臾便自成人像，如所書者面目，死於床矣，其真身可於是遯去，勿復還家。家人謂之刀爲身其人也，哀哭而葬埋之。其下尸解用竹木，皆神丹筆書符，如書刀法也。

以此符文授鮑氏，所言者訖，徘徊

遂失陰君所在。於是仰望山澤之間，但見群鶴數隻，於草中飛起，東南翔去，良久過山入雲，不復見也。

又與鮑論晉盛衰之事，語鮑氏曰：今日甲申之後，乙酉、丙戌之年，二主將逝，賊填其間。逮乎坎方禍亂，殆致顛覆，得甲申萬遺一人。若修式淮泗，先登勝地，據魏陽北海西，上應於斗度，下合乎地氣，從今以去江南爲始，可得六十六歲，甲戌之間，祚之終矣。要自縊連爭鬪，至於甲申。若凶脩則促，福襁則延，至於斯厄之竭，俱臻此年矣。從今到甲申，正當餘七十六年矣。夫人帝之命矣，子稱兵十世而終。夏之少康，殷之高宗，周之平王，漢之光武，即其效也。皆依天之度，計晉之度，當在十世，猶皆有勝，鬼上言之故也。今有稱鬼訟乎，晉文帝流血連連，訴我天府。若太上理冤者，晉亦當不失世矣。若太上却鬼推，有所付受之者，即助晉室之命。則當武爲始，省文革愍，亦爲十世耳。今晉事在天曹，與昔趙簡子時事相似也。鬼

訟晉文帝，今尚未已。

昔日趙簡子，夢隱公獻公，簡子隨二公而行，乃到天帝所。二公於天帝前更相訟，而簡子與二公爭不勝，天帝即以簡子付與二公，隱公持簡子之頭，獻公引劍刑之，簡子頭斷於地，簡子即自取其頭而復不正。時有岑陽巫在天帝邊，見簡子自復其頭不正，巫即助之正。

簡子得此夢，心中不樂，出遊於道，見一人牽一白狗行，正與簡子相逢。此人避之道下柴棘中，狗繩繞棘，巫還解狗繩，而棘又著狗頭不得去，還顧簡子。簡子見而識之，其衣服面形，如昨所夢人在天帝邊者。因而問之曰：吾如有識子處，吾於何地相見乎。

此人曰：吾岑陽巫，我昨在天帝所，見二公訟大王，大王與二公爭不勝，帝以大王付與二公，隱公持頭，獻公引之，大王頭斷於地，王自取其頭復之，復之不正，我即爲大王正之。適昨相見，而今日便見忘乎。

簡子曰：有之於事今如何，我故

可爲不。巫曰：不可爲也。大王命已斷於上，不可復爲也。簡子曰：君昨見助復我頭。故當有可以助我者耶。今邂逅相遇，亦是我有可延之幸，願君濟度之。

巫且嘯良久，曰：然。今視天下背叛周天子者，齊爲甚，天帝責齊亦甚矣。大王可表天子，請兵伐齊，天帝必喜，必延大王命，可得二十五年，今唯有此，可以延命爾。

簡子得此語喜，便還表天子，請兵伐齊。天子既聽，以兵與趙伐齊，簡子出以天子命，命諸侯同出兵，會於河而祭於河神。簡子長跪，兩手自搏，祝曰：今天命某伐逆誅有罪，而得志於齊，簡子詣趙，奉事河神。伐果破齊，齊復奉禮天子，遂得延壽二十五年。所謂以功德續絕，正如此比也。

是陰君所言，了了如此。其後太寧二年歲在甲申，果有大將軍王敦之變。到三年乙酉二月二十四日，元帝崩。四年丙戌，明帝崩。咸和三年，蘇峻領群賊十萬，北登蔣山。是陰君所

行處，皆爲賊營。計足十年矣。

鮑氏以洪希仰道味，慎密言語，而見向受此之言，旨令共識，使勿宣也。自其子弟他餘，皆無其知者。亦自祕惜，而結舌矣。

陰君語鮑氏曰：君爲時所信，亦可令今主知世運之意，並使據屯地，可得全保，雖傷而未敗也。此亦復是君臣之公益也。當自作。君懷占候灾祥而知之，勿言見我共論之矣。又當美德讚時，使事微而顯令，理隱而較略，不可方直無忌，益人禍罪也。

是歲鮑氏乃表元帝，陳國祚始終之要，厭禳預防之勢。其表言語牽引稱說星緯，及古今之意，皆出於陰君所言。但其間機會增長，年世倍曠者，此自是鮑氏所潤美，非陰君之本實也。表有別事，元帝祕之，然亦自知其年世殊闊，嫌鮑言之過多。曾竊以此表，問王司徒導。司徒云：此當是百而爲千耳。君常惡近而樂遠，諱短而美長，至於臣子之言，雖無隱佞，亦復不宜直衝胸心也。譬若藥以愈病，皆先分服以

救患。若頓一劑，以盡倉卒者，耳不能堪驗，勢無不傷其疾苦矣。元帝默然。

洪曾一過見鮑氏表，而不暇得寫，

其言甚有徵據。唯察微者，當能悟其趣韻之深淺耳。頃來更內外麤細，尋求此書遂不得，亦由賊亂宮室，焚燒零失之耶。洪所欲重見此表者，非求其趣，欲知太平存亡之期矣，意貴陰君之遺言耳。陰君去世已久，中復見身於鮑氏。其辭旨微妙，玄識通鏡，故復述焉。

後鮑氏死，權葬著石子岡。經賊抄有發塚者，唯見一口夫刀在棺中，而不見衣服骸骨所在。賊又聞塚左右有人馬之聲，恐怖而走去，遂不敢取刀者。其後家人更改葬，但葬其大刀耳。如此鮑氏必得陰君刀尸解之法也。將有求道，索其道經也。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中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抱朴子序述

葛洪曰：洪曾見人撰南方之異同，記外域之奇生。雖粗該近實，而所履蓋淺，甚不足甄四遐之妖逸，銘殊方於內目哉。洪既因而敷之，使流分有測，徹其廣視，書其名域，令南北審定，東西不惑。然混沌既分，兩儀剖判，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海之內，八荒之外，蕩蕩乎其遠，不可得而究。陰陽所陶，日月所照，青生素質，蚊行蠕動，漫漫乎其衆，不可得而詳也。昔禹治洪水十有三年，跨歷九州，徵召荒要，然後辨方，考記異同。蓋其足之所踐，目之所睹者耳。然而玄黃所函，六合所包，猶未能得其百之一也。又《鄒陽書》曰：今之九州，非天下之州，所謂九之一耳。四極之中，復有其八。世之學者，蓋以爲虛。

余少欲學道，志遊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謂觀交嶺而已。有

緣之便，遂到扶南。扶南者，地方千餘里，衆以億計，包山帶海，邈乎其畿。意亦以爲南極之國，齊此而已。至於中夏之月，凱風時動，又有自南而來者，至若川流。問其地土，考其國俗。乃云自天竺、月支以來，名邦大國，若扶南者，十有幾焉。且自大柰拂林地，各方三萬里。其間細國往往而處者，不可稱數也。名字處所既有本末，且觀士女信各不同，乃知夫乾壤之間廣矣。雖在聖賢遊心遠覽，猶不能究，況乎俗儒而不有疑。至於鄒子所云，阨而非實。但余所聞，自彼諸國已什九州，其餘所傳聞而未詳者，豈可復量。浩汗蕩漫，孰識其極，乃限其數，云有八哉。但古聖人以中國神州，以九州配八卦。上當辰極，下正地心，故九州在此耳。其餘雖廣，非此列云。及其山奇海異，怪類殊種，珍寶麗物，卓譎瑰璋，盈耳溢目，驚心愕意，既見而未聞者，詭哉不常，難可詳而載也。此皆奢侈之外玩，非養生之所求矣。

奚自扶南、頓遜，逮于林邑、杜薄、